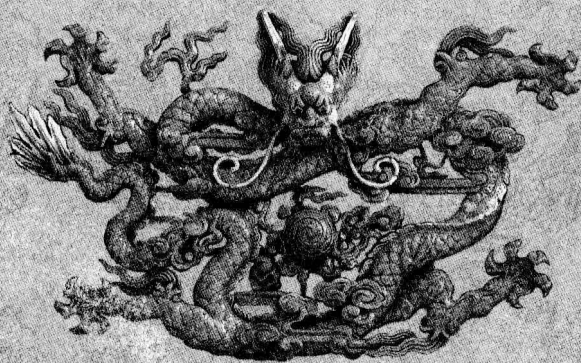


明史全鑒

主編 鄧雪妍

第七卷



紅旗出版社



第八章 末代帝君宫闱事

爱好多样，沉湎佛道

崇祯是人不是神，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亲情，需要理解。在宫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表情严肃，少有笑容。或许在有的妃子看来，作为一个男人，他不是十分称职的，显得过于死板，缺乏柔情，不了解女人们的心。其实，这真有点冤枉他了。崇祯是一个感情丰富、刚柔并济的人，在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他有他的家庭生活，有自己的信仰。

崇祯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似乎对道教更加信赖。宫内有专门从事道教法事的机构，称“道经厂”。这里人员熟习道教诸事，一旦国家或宫廷内遇有天灾人祸，崇祯便命“道经厂”主持宫女数十人，身着羽毛编织的衣服，敲着云璈，大搞建醮禳灾活动，祭祷消除灾祸。平日崇祯遇有家国大事都要扶乩问仙。而每年的年初年底，崇祯都要像例行公事一样，亲自画符扶乩，占问天下事。崇祯十四年（1641），他亲下圣旨，将远在江西龙虎山的“张真人”请到北京。开始崇祯要以很高的礼节招待他，命礼部置酒宴款待，后礼部奏待“真人”应在宫观之中，只好作罢。可崇祯却将“张真人”召到会极门，赏赐十分丰厚的礼物，然后令其建醮于南城。崇祯常常带着周皇后和田、袁二贵妃，到醮场问事行礼。

崇祯十五年（1642）初，崇祯深感局时之艰难，于是亲自扶乩向玄帝询问兵事，并祈求玄帝能给大明降生天兵天将，以保江山之稳定。似乎玄帝也无能为力，临乩批道：“天将已降生人间，无再可应召者。”崇祯又问：“天将降生，什么意思？还有来降者吗？”乩答：“仅剩一个，不肯降生，余者全无。”崇祯见



如此结果，默然。停了一会儿又再叩头，欲再祈玄帝降天兵天将，替大明朝立功，然多不应。

更有趣的是，崇祯曾一度欲废佛、道而信天主教。天启年间，西方传教士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同朝廷大臣交好，积极向他们布道，使他们深受影响，徐光启就是其中的一人。崇祯初年，徐光启就任礼部尚书时，曾向崇祯进言，在明宫中推奉天主教。本对佛、道不那么虔诚的崇祯，立即允准。于是命人将宫中佛、道两家神像，全部撤出。然而佛、道两教在中国传播已久，影响甚深，尤其道教，土生土长，明宫历来十分重视。所以撤像圣旨一出，人心惶惶，大都不满。

崇祯朝中还设有两个理佛机构——汉经厂、番经厂。汉经厂人员由太监充任，他们平时对佛教经典、仪式要加以背诵、熟习。每当遇上“万寿节”、“元旦”、“中元”等节，便令他们身穿袈裟、头戴毗卢帽，打扮成僧人模样，启建法场，扬幡挂旗，朗读佛经，焚化一番，祈求佛主保佑皇上及家人平安，功德圆满。礼毕，他们各回各处，继续充任本职。

对崇祯越来越沉湎于佛、道之中，大臣们深感不安，一些人认为如此下去要误国家，于是上疏劝崇祯清醒。下礼科给事中姜埰就曾对崇祯说：“宗社之安危，非佛陀能左右。以皇上九尊去颂天竺（印度）之繁琐经文，不可。”御史廖惟、侍郎王锡袞上疏要求驱逐宫中“真人”、“羽士”，然崇祯早已不能自拔，哪里肯听。

皇五子因为活见鬼而死，这在宗教观念上给崇祯一个巨大的震动。明朝宫廷本是一个宗教迷信的大本营，宫里除了祭天地、社稷，祭祖宗，祭圣人等等这些正统的宗教活动之外，还有大批佛寺、道观、喇嘛庙，以及源于民间的各式各样的邪神淫祀，信仰之混沌，礼拜之杂乱，令人叹服不已。这种混乱的信仰状态正是中国古代民间宗教状况的一个缩影，年长日久，已经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自幼生长在这样宗教色彩极浓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深处也积累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迷信和忌讳。但自从认真学习过儒家经典之后，他至少在理智上开始奉行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古训。对威严的昊



天上帝，他充满了敬畏之情，但除了祭天地、祭祖宗等正统宗教仪式之外，对于那些不入经典的迷信活动他是极少参加的。对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各式妖魔鬼怪，他似也颇不以为然。在崇祯初年，他还下令对宫中的偶像进行过一次清理，除了几座正式庙宇中的佛祖、道君和据说是在宫中两次大火灾中显过灵的钦安殿玄武大帝等神灵之外，一律恭送宫外，后宫为此清静了很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崇祯在宫中清理偶像，同他对西方天主教的崇奉有关。自万历年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来华之后，天主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的确相当活跃。一批信仰坚定又博学多才的教士们先后来到中国，排除万难，在京师和各地建立了一些教堂，发展了大批信徒，也把西方天主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传教士们一方面在民间活动，到崇祯12年左右已经发展了近4万信徒；另一方面它们也注意在上层活动，不但广泛地同士大夫交朋友，还把影响渗透到宫室之中。

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他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结识利玛窦，三十一年（1603）受洗入教，以后一直为发展天主教的事业奔走呼吁，并且仔细学习研究了西方教士们带进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学、农学、水利学等方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西学贯通的大科学家。他的宦途生涯也还比较顺利，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崇祯元年（1628）起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崇祯五年71岁上以礼部尚书入阁成为辅臣。

崇祯的吃、喝、玩、乐、喜好、雅趣等也值得一提。崇祯在统治后期，因国难频繁和信佛而每月十天吃斋，可崇祯是好吃肉的人，所以在吃斋时，常常感到食无味，于是责怪膳夫手艺不好。最后膳夫终于想出办法来：他们将生鹅退毛，然后从后尾处掏出肠秽杂物，将蔬菜放于生鹅腹中，放于水中煮沸，使鹅肉香味浸入菜中，然后拿出，洗掉菜上油脂最后用麻油烹煮成饌。崇祯非常喜欢这种带有荤味的“素菜”。吃斋中，崇祯真盼着宫廷举行一些大典礼，这便可开荤一顿。崇祯很爱吃大典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庖凤烹龙。此菜其名好大，实际“凤”为五色之雄鸡；“龙”为白马肉。



崇祯的酒量很大，所饮之酒皆是按口味而特酿的。酒中尤喜饮“金茎露”“太禧白”二种美酒。

崇祯的弹弓打得非常好，既远而准。宫中有“弹子房”专备弹弓、“泥丸”供崇祯游戏之用。平常太监们用泥做成大小不一、轻重不同的泥丸，晒干后，用布袋装好，备后用。一日，崇祯来到西苑，见树上有两只乌鸦，操起弹弓，“啪……啪”两声，两只乌鸦应声落地，身边的太监大呼“万岁”，崇祯心满意足地笑了。由于崇祯爱玩射弹弓，所以身边的太监们弹弓也打得很好。

崇祯雅好鼓琴，特别喜听琵琶奏曲，常命人于乾清宫西暖阁弹琵琶，百听不厌。崇祯还会作曲，曾亲作琵琶曲五首：《崆峒引》《敲爻歌》《据桐吟》《参同契》《烂柯游》。

崇祯还有收藏奇珍的爱好和欣赏绘画的雅趣。一次，他偶然看见熹宗生前所做的一座沉香假山盆景，极为精巧，池台林馆一一俱有，高兴地说：“此为精品，朕实为喜爱”于是收藏起来。又一次，周皇后表弟用麦秆编了一盏灯笼，献给周皇后，崇祯见后，十分欣赏其构思新奇，又收藏起来，并命人赏赐冠带给作者。崇祯很爱好欣赏，田贵妃擅绘画，崇祯都是第一位欣赏者，总要评头品足，见有上乘之作，便收藏起来，有时还要拿出来玩味。

崇祯还十分喜欢读书。朝廷中每宫的御座左右都放有书卷，以便皇上御坐时随手翻阅。崇祯最爱读《四书》、《五经》之类书籍。曾亲做八股文，以示群臣，还颁行天下，读书人无不传诵赞赏。

此后，他对于祭天地日月，祖宗圣人等等正统的典礼更加虔诚，更加殷勤，把一些多年停止实行的祭祀大典，例如上辛祈谷仪式等等也悉数恢复。与此同时，对于扶占请神、打醮祈禳一类活动也迷恋不疲。自崇祯十二年（1639）起，宫里宫外越来越乌烟瘴气，崇祯亲自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拜神闹剧，甚至想把天兵天将搬下凡间，替帝国剿平内外的战乱。但这类闹剧不但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连心理上的安慰也做不到。崇祯十四年四月，他特召阁臣、勋戚和礼部主官在建极殿讨论太祖孝陵风水问题，说孝陵关系重大，但听说近年来在陵区开窑伐树的事情很多，破坏了风水，影响到国运。礼部侍郎蒋德璟启奏：“中



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凤阳，结为凤阳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长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是万世灵长之福。”崇祯听说本朝的风水这样好，才放下心来，但仍然派遣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和礼部尚书林欲楫到南京和风阳勘察，严禁开石灰窑破坏龙脉。既然风水不错，那么国运日衰的原因仍然在于天命。但他离知天命的年龄还差得很远，只能继续沉浸在无边的迷惘和幻想中。

这年底，崇祯下诏擢陕西巡抚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接替死于李自成手下的傅宗龙，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汪乔年出师后，并未改变战场上的斗争形势。这时，有人向崇祯密奏制胜之计，说“若制李自成、张献忠二贼，必先掘了二贼的祖坟，以泄王气，如此二贼必败。”黔驴技穷的崇祯一听，心中窃喜，觉得这真不失为一绝招。于是，他偷偷地下了一道密诏：命汪乔年迅速掘毁李自成与张献忠的祖坟，以扼其势。

汪乔年接到密诏后，立刻行动起来。很容易地找到了张献忠的祖坟，很快将之捣毁。但未寻找到李自成的祖坟，汪乔年只好命李自成故乡米脂县县令边大绶去打探、掘毁。边大绶收到汪乔年的指示后，心中狂喜：总督既允准又赞扬，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立即调集人手，做了掘坟的准备。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初八日，边大绶亲率练总黑光正、堡长王道正，带着箭手30人、乡夫60人，冒着大雪，从县城出发，向城西李自成祖坟处奔去。这里是一片大山，他们一昼夜行200里，到了名叫三峰子的地方。当时正是大雪初晴过，山中积雪二尺多深，山路陡滑，不小心几名箭手滚下山崖。他们只好下马步行进山。这里全是羊肠小道，久无人行。走了六七里，到了一座荒村，只有破窑舍十余处，这便是李自成的祖居之地李继迁寨。从这再翻过一座山，便到了李自成祖坟地。

坟地处大大小小墓冢23座，边大绶也记不清哪座是李自成祖父之墓了，可他却向边大绶提供这样情况：当初李自成祖父李海下葬时，开了三个空穴，用了一个，填了两个。在开圻时挖出了一枚黑碗，安葬时，以黑碗点灯。今若掘得黑碗者，便为李海之墓。边大绶得知此情，立命人胡乱开墓，哪管“波及无



辜”。开了几座，发现都是尸骨血色油润，不像先前墓坟，只好继续乱掘，天色已黑，仍未发现黑碗，只有作罢。由于大雪已将山路封死，他们只好在破窑洞中忍着寒冷，过了一夜。

第二天，边大绶继续指挥人马掘坟，又开了几座后，终于发现了黑碗，认定是李自成祖父李海之墓。只见其骨黑如墨，额生白毛六七寸长。其坟左侧稍下便是李自成之父李守忠之墓，墓上长有一胳膊粗的大榆树，枝丫密浓，笼罩其墓，不可进犯。边大绶命人好不容易砍断了榆树，掘开坟墓，只见其骨节节绿如青铜。墓中盘有一条白蛇，一尺二寸长，头部昂起，口吐红信，甚是吓人。捣毁两坟，边大绶随即将黑碗、白蛇装入公文袋中，以作为邀功请赏之佐证。之后又命人将这里所有坟墓全部散掘，尸骨全都烧掉，也算终于报了李自成掘朱氏祖坟之仇。

汪乔年得边大绶报告后，立即向崇祯报奏。崇祯知情，大加赞誉了汪乔年，随即命汪乔年速率三万人马，进河南趁势剿杀李自成，可汪乔年进河南后，并未取胜，反而连遭失败，只好退守襄城。起义官兵知伐掘“闯王”祖坟的汪乔年就在城内，义愤填膺，一鼓作气，攻陷襄城杀了汪乔年。崇祯的愚昧之举，不但未能扼制住起义军，反而连连失将节节败退。不久起义军三围开封府，气势更盛。

生母早逝，尊亲之情

崇祯生母早逝，失去母爱亲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母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生身母亲的深情厚爱。当他即位之后，立即献上尊谥，称其母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并迁葬庆陵，与光宗合葬在一起。并且封太后之父刘应元为瀛国公，母徐媪为瀛国太夫人。以表达他的尊亲之情。

崇祯当政，接收了祖先留下的烂摊子，凭着方刚血气，方图有所补救。但



是，时运多乘，如意时少，失意时多，回到后宫，也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他常常设想，如果皇太后在，兴许能给他许多安慰。一念之下，他命左右近侍找一幅太后的画像来，可是近侍们忙活了半天，也无结果。懿妃曾与太后居宫毗邻，记得太后的音容笑貌，并说有宫人与太后十分相似，尤其是眉睫与脸颊像极了。崇祯即召太后之母瀛国太夫人进行宫来看看是不是很像。并命武英殿中书梁祝根据懿妃和瀛国太夫人所说，加以意会，描成画像。像成之日，崇祯下旨备好法驾卤簿，由正阳门浩浩荡荡而入，他亲自跪于午门，迎太后画像。崇祯把太后像悬挂乾清宫内，并传曾服侍过太后的人来瞻视。有人说很像，有人说不怎么像，不管像不像，崇祯仰视太后尊容，心潮澎湃，不觉泪如雨下。六宫诸色人等，见此情景，也抽泣起来。他很感激懿妃想得周到，命加懿妃封号，并赏赐太后家以及承奉王裕民，中书梁祝等。

崇祯也感到奇怪，太后的影子常缭绕在他的心头，怎么也驱散不掉。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崇祯御德政殿，召内阁辅臣及礼部尚书林汝楫、侍郎蒋德璟等，议建一庙，将宣宗以来七位生母、继后同祀，因为太庙与后宫中奉先殿都是一帝一后，崇祯的用意在于将太后也列庙中祭祀。蒋德璟进言：“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也有继后及生后者。今虽废，盍举行焉？”崇祯说：“孝宣建奉慈而世庙（嘉靖）废之，然有宏孝、神霄、本恩诸殿，不止一奉慈也”。显然崇祯对于宫中祀继后、生母之制早有察访。蒋德璟建议于诸殿随祀，崇祯不同意，他说：“太庙之礼，一帝一后，朕岂敢轻易？怕是奉先地广，可以恢拓。朕欲将祧庙之主祫祀奉先，未审可否？”后来，经过一番审议，决定辟殿祭祀太后，其它先朝七位继后与生后也一并祀之。崇祯希望以此有慰太后的在天之灵。

笃爱后妃，寄希太子

崇祯十五年（1642），对崇祯来说，是个人很不幸的一年，这年他先后失去了皇五子与田贵妃两位家人。



田贵妃，祖籍陕西人，后来家迁江南扬州，其父田宏遇豪爽好客，擅结名士高人，在扬州时，娶扬州女，生下田贵妃。田贵妃儿时极为聪慧，特别讨其父的喜爱，其父精心教育她，扬州本是江南文化名城，田贵妃母亲会鼓琴，少时田贵妃跟母学了一手好琴。其父又请儒生教书识字，十二三岁已写得一手好楷书，且吟诗作赋，下笔成章。

田贵妃17岁那年被选入宫，纳入信王宫邸为姬，信王即位时，晋为贵妃。田贵妃人生得娇小妩媚，且聪敏灵巧，多才艺，进宫开始时，在崇祯后妃三人中，最得宠爱。

田贵妃聪慧手巧，喜欢改制一些东西，一经改制还真实用、美观。宫中灯具，原来是用缕金盒护着，虽是华贵，但不明亮。田贵妃便将护盒缕掉三分之一方空，然后用轻纱绷上，果然比过去明亮了几倍。原后妃的宝冠，缀着鸦青石和珍珠，田贵妃见颜色不协调，便去掉一些灰色珍珠，换上红珍珠，再配鸦青石，果然既华贵又光彩夺人，原皇极殿到宫门，御道都是露天的，炎夏烈日、严冬飞雪，崇祯往来必打黄盖，很不便利。田贵妃命人搭起竹架，再盘上花草，既美观又遮日，随从人员都得休息。秋、冬之时，圣驾只打青罗小伞即可。

田贵妃从小勤学，进宫后琴、棋、书、画、骑马、射箭、踢键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崇祯特别喜欢琴曲，田贵妃便想着法子显示其才艺。田贵妃在承乾宫之西，自己花钱搭建了一个台子，取名为“玩月台”，台下又堆了假山、石洞，移栽了些好花。又在其旁边搭帐篷，每当风清月明之时，便邀崇祯登台赏月。有一年，中秋之夜，崇祯设宴赏月，宴完撤乐，崇祯还意犹未尽，田贵妃便抚琴于台上，独奏一曲。是夜，明月好似玉盘，悬挂在空中，月光如银，洒在“玩月台”上。琴声和着明月，听得崇祯如醉如痴。欢快处，崇祯心花怒放；幽怨时，叹息落泪。一曲终了，还怔怔地坐在那里，良久方醒，高兴地对田贵妃说：“你指法刚柔得当，你的技艺炉火纯青。朕十分高兴。”田贵妃不但琴弹得好，笛也吹得妙。一次赏月，田贵妃为崇祯奏笛一曲，那笛声清脆婉转，直上云霄，崇祯听罢赞扬说：“你的笛声，裂石穿云，真不虚言。”

田贵妃还工书画。幼儿时在家学习楷书，进宫后又得真迹临摹，写得十分



漂亮。宫里书画，卷轴，崇祯常常让她题词。田贵妃又擅棋奕。崇祯幸宫，常与田贵妃坐在床上对奕，他们下着日本国进贡的玉棋子，其间田贵妃总对崇祯问寒问暖，最后田贵妃故意负一二子，讨崇祯喜欢。

田贵妃因为高雅的艺术气质而特别得到崇祯的宠爱。她住在坤宁宫以东的承乾宫，就是民间所称的东宫娘娘，在宫中地位仅次于周皇后。崇祯十四年（1641）春，她被晋封为皇贵妃，在名分上也正式成为皇后的副手。与她同时入侍信邸的袁妃则受封贵妃，比她低了一个级别。但她却不敢因此而恃宠恣肆，在宫中多年，从来小心谨慎。同皇帝下棋，她总能让皇帝小胜一子两子，凭这种驾驭局面的功夫，她的棋术至少要高出崇祯两三个段位，崇祯却以为自己略高一筹。对于多少有点盛气凌人的周皇后，她也尽量低声下气，以求和睦。唯有对家中那个商人出身的父亲，她却是鞭长莫及。田弘遇仗着女儿在宫中得宠，官封到左都督，在京城里极为骄横霸道。崇祯为此责备过田妃，田妃非常气愤，找来父亲说：“你们在外面犯事，已经风闻宫中了。如果皇上再来责问，我只要一死了之。”田家才稍许收敛了些。

丧失爱子让崇祯心痛，也让他心惊。田贵妃不久前刚生了一个皇七子，但在月子里就夭折了，正在为之伤心，现在一个本来活蹦乱跳的皇五子又突然死去，不由得大为伤痛，为此还大病一场。崇祯以为五子的死同自己在朝中的行事有关，追悔莫及。

多少年来，崇祯总是在为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伤透脑筋，在想尽千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个饮鸩止渴的老路上来。这一次，他还是想别开蹊径，辟出一条新的财路。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从百官身上求取、美其名曰捐助。薛国观也是没做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统朝士们作对。崇祯要搜刮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赞同皇帝捐助的想法，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巨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



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

崇祯接受了这个建议，要先从贵戚下手。但贵戚们的吝啬同他本人是一脉相承的，哪个人都不好说话。崇祯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上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是万历帝的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算是崇祯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戚畹中也算得上一个大户。在崇祯十二年（1639）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泄愤上告到朝廷，说父亲留下了40万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原意把这20万捐献给国家以为军资。但到这年春上，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20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20万也一起拿过来，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便密谋串连，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成为贵戚们的无名领袖，带头向崇祯进言，说李家确实穷，不要催促太急，失去戚畹之心。崇祯一向坚决反对内戚干政，又明知道周奎是为了他们一伙的利益，不但不听劝，反而更加严厉，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并命令内官衙门按期追缴。李国瑞又气又怕，得了一场大病，竟然死了。

这时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都知道皇帝在突破了贵戚这一道关口之后，就要对自己下手，因而在舆论上一致同情李国瑞的不幸结局。皇亲国戚们更是大为震惊，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些人暗中勾结宫女、宦官，可能还有嫔妃、皇后，进行了一次抵制皇帝的阴谋活动，而下手的对象，竟然是崇祯年仅五岁的幼子朱慈僖。

皇后周氏从小养成了不苟言笑、严肃谨慎的性格。少时，一读书人暂居周家，见其容貌，便对周奎说：“您的女儿将来必是天下第一贵人。”又见周氏颇为懂事，便教她读《资治通鉴》和其他书籍。周氏少时便知书达理。

天启年间，宫中选妃，周氏被选入。熹宗懿安皇后见她丰容端丽，特将她

朱明
由思
检宗



选进信王宫邸，立为信王妃，信王继统后，她即被册封为皇后。

周皇后天生端庄美丽，且心灵手巧，十分会装扮自己，穿着典雅。夏天时她亲自动手裁制了一套白纱衣装，然后内衬红衣，白里透粉，配以浅妆，恰似雾里桃花，引得崇祯十分赞赏，因为崇祯最讨厌穿着花俏，浓妆艳裹。由周皇后的影响，一时间宫中皆流行皇后那种穿着，处处都是“掩映深红雪里春，淡作桃花沈酒晕”。可周皇后打扮从不愿和她们雷同，宫中年节朝贺，宫女、嫔妃都穿绡靴或缎靴，独有周皇后着锦鞋，颇有特色。

周皇后性趣高雅。她从不喜欢珠光宝气，而偏爱花、石、虫、鱼。每年西苑花开，周皇后都让司苑者具报，然后遣宫婢采折，插入宫中花瓶以供观赏。天气尚好时，结伴同游赏花自娱。百花中，周皇后最喜爱海棠花和茉莉花，海棠花开时便在花苑排宴，一赏就是数日。周皇后所居的坤宁宫有六十余株茉莉花，花开极繁，每天皇后都要摘花成簇，插于鬓髻，自然成趣。

周皇后不仅穿戴打扮具有特色，而人也颇有个性，很是严肃。她虽为皇后，但从从不曲意奉迎于皇上。一年夏季的一天，周皇后穿着薄衣衫，对镜梳洗，崇祯悄悄来到身后，伸出双手与之戏闹，周皇后回头支开皇上双手，差一点在崇祯脸颊上留下指甲划痕，戏闹中恰被太监碰上，周皇后对崇祯此举深为反感。

周皇后平时虽不苟言笑，但同崇祯可谓恩爱夫妻。周皇后持家特别有方，册封为后以后，还亲自操持家务，计算开支，非常节俭，她亲手洗浣衣装，节约乾宁宫的生活费用。当李自成起义走向强大时，崇祯十分担忧，为自省决定吃素。周皇后见崇祯日见憔悴，便想尽办法照顾皇上，常常准备好饭食亲自送到崇祯那里。崇祯十分感激，再三拜谢，才肯举筷，看着眼前的皇后，又想起国家的危难，不禁泪流满面。皇后也哭着相劝，两人相向而泣，泪水洒落在几案上。

周皇后身居国母，但说话做事都非常谨慎，从来不干预政务。当李自成逼近北京时，皇后有意劝崇祯南迁，但又不肯明说，于是她对崇祯说：“我在南方还有一个家。”可崇祯听了很惊讶，追问此话什么意思，听谁说的。周皇后不语。崇祯终未听从劝告，后起义军攻陷北京，两人只好自尽身亡。

崇祯有七个儿子：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烜，为周皇后所生；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煥、悼怀王及皇七子，为田贵妃所生。还有六女，即坤仪公主、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另三女无从查考。

崇祯刚过18岁，便迎来了慈烺的出世。次年，慈烺便被册立了皇太子。他得此贵子，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看着皇太子一天天长大，仿佛看到了明朝国祚的绵延永久。尽管平日政务纷繁，却没有忽略对太子的教育，他要通过严格的教育把太子培养成来日一个雄略盖世、力挽狂澜的皇位继承人。崇祯十年（1637），预择东宫侍班讲读官，命礼部尚书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铎、屈可绅侍班；礼部侍郎方逢年，谕德项煜、修撰刘理顺，编修吴伟业、杨廷麟、林曾志讲读；编修胡守恒、杨士聪校书。太子讲官队伍十分齐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次年二月，皇太子正式出阁。崇祯十五年，太子出阁讲学。太子进讲，礼数也甚隆重。其时太子14岁，准备来年为太子选婚。可叹时运不济，农民军的攻势一天猛过一天，很快炮火逼近京城，婚事只得搁下。

崇祯对于王子要求严格，没有例外。怀隐王慈烜，聪明伶俐，深得父皇垂爱。无奈天不假年，幼年夭折，崇祯为此好不伤心。崇祯十四年，三子定王慈烜已满十岁，崇祯特谕礼臣：“敬遵祖制，宜加王号”。然而既受册封，必具冕服，不过《大明会典》开载，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礼，那么，“十龄受封加冠，二礼可并行乎？”崇祯多么希望儿子们快快长大成人，以分担天下之忧啊！礼部遵旨认真查考了经籍以及本朝的典故，向皇帝奏报。于是定于本年行册封之礼，过二年再行冠礼。九月，慈烜受封为定王，崇祯特选进士为检讨，国子助教等官为侍诏，充任定王讲读官，以两殿中书充侍书。希望定王能在这些饱学之士的教导下学业精进。

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定王出阁读书。训讲为著名的学问家方以智，仿书为刘明翰。方以智表情庄严，声音宏亮，定王有点不耐烦，急呼刘明翰来训讲。太监连忙加以阴止，说：“礼也，不可更，父皇爷所定。”这才依照原先订好的规矩办事。定王喜欢刘先生，方先生以当日应背诵之书进上，定王随即掩卷一口气背完。定王说：“方先生可先出，吾与刘先生仿书”。待方先生出去，



定王方觉如释重负，练起书法来轻松自如。后来，定王面见父皇时，请将三、六、九定为仿书之日，而四、七、十为训讲之日，这与先前所定日子有些出入，不过，崇祯以为这样稍作变动无伤大雅，也就答应了。

崇祯并不满足于太子与定王学习书本知识，一有机会，还让他们了解国情与时局。崇祯十六年（1643），他召府部九卿科道，亲自审问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特命太子与定王也参加廷审。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一方面让太子与定王了解他处断的风格，另一方面让二位对官僚队伍的复杂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对七个儿子，崇祯最喜欢的还是皇五子慈焕。这不仅是因为慈焕系爱妃田贵妃所生，而且还在于慈焕长得就十分惹人怜爱。有时，崇祯在理政之余，还专门挤出时间去逗逗慈焕。崇祯十三年，慈焕病重，崇祯闻讯急匆匆赶赴榻前。慈焕忽然高声说道：“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话音刚落，一双小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崇祯深感诧异，悲痛欲绝。所谓九莲菩萨即指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太后信佛，在宫中像做成九莲座，故有此名。崇祯又失爱子（皇二子早夭，皇六子二岁夭，皇七子三岁夭），想到九莲菩萨竟要崇祯诸子尽折，大感悲伤。即封慈焕为孺孝悼灵王玄机慈应真君，并命礼臣议孝和皇太后、庄妃和懿妃道号。当时，礼科给事中李焞进言：“诸后妃，祀奉先殿，不可崇邪教以乱徽称”。崇祯不听。皇五子之死，使崇祯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传谕要素食终身。之后几年里，他常常想起慈焕。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改封慈焕为宣显慈应悼灵王，去掉了原有的“真君”之号。

崇祯抱定“国君死社稷”之心之后，便把希望寄托在太子与定王身上。曾经有大臣建议太子南行，可当时崇祯还未料到明亡如此之速，没有应允。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农民军围攻北京城时，他已悔之晚矣。当他剑砍长平公主，呼催后妃自尽之时，他竭尽全力，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太子与定王。把太子与定王召到自己身边，亲自却掉二人的皇子冠服，换上便衣，令二人出避民间，并一再叮嘱：“今后慎毋露帝皇家形迹！”二人仓促寻机出城，走周奎（周皇后之父）家，周奎高卧不起，闭门不纳。李自成占领京城后，内臣献太子与定王给李自成。李自成封定王为宅安公，太子为宋王。



相传太子被执献李自成时，李自成命行君臣之礼，太子不从，以长揖礼代之。李自成问：“汝父何在？”太子答：“死寿宁宫矣。李自成又问：“汝家何以失天下？”对曰：“以误用贼臣周延儒等”。李自成哈哈大笑，也惊叹太子小小年纪却如此明白事理。太子求速给一死，李自成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请“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皇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杀戮我百姓”。并且说：“文武百官最无义”。后来，李自成命人葬崇祯，封太子为宋王。

崇祯对太子的正统君道教育富有成效，但他所厚望的太子重整旗鼓的美梦只在他的心中，未曾成为现实。

到四月份，山海关的吴三桂公然打出了对抗大顺政权的旗号，击败了大顺军的唐通部。于是李自成、刘宗敏在十三日率领大军出京征讨吴三桂，在出行的队伍中也带上了太子三兄弟，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人。李自成带上这几个人出征作战，显然是想把他们当作人质。吴襄是吴三桂的父亲自不必说，太子朱慈烺三兄弟作为故明遗胤，有着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李自成希望用太子们证明他对于故明的宽仁态度，也想利用太子最后一次要挟吴三桂投降就范。

明太子在当时颇有招揽人心的威慑力。吴三桂表示：只要能归还太子和二王，迅速离开京师，就可以暂时罢兵，却没有提出交还其父吴襄作为交换条件。这表明当时太子的价值之大。以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掌握住太子，还可作长远打算。李自成已经同意了吴三桂的议和条件，但清军最高统帅多尔衮却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逼迫吴三桂继续穷追猛打大顺军。李自成大怒，在永平附近杀了吴襄，并把吴襄的首级挑在竹竿上示众，却没有伤害太子三兄弟，一直带着他们撤回北京。

李自成在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典礼，当天夜里下令放火焚烧了宫殿，三十日清晨又挟着太子和二王撤离北京。自闯王进京至离京，前后四十余天，太子和两个弟弟一直在大顺军的掌握之中。这段日子他们过得相当狼狈，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大顺军节节败退中，亡明太子也无人看管了，朱慈烺三兄弟竟然在这种混乱之中，分别逃脱出来，各奔东西，自谋生路。明王朝的最后一抹夕阳，也完全消逝了。

第十二篇

朱元璋之谜

后世传说

